香樹齋文集

PL
2705
I378A16
1750
v.6

LIBRARY
JUN 23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香樹齋文集卷二十一

嘉興錢陳羣集齋

傳一

金指揮傳

金友勝山東登州府黃縣人明金帶指揮崇禎四年土寇陷山東州縣抵登州巡撫孫元化遣部將禦之戰于城外時城內官兵多中賊餌約爲內應友勝率衆守城奮身先登賊素憚友勝名相語曰金指揮在城不得破乃伺友勝登陴以大礮仰攻遂遇害是夜城陷妻余氏聞變自縊子廷祚甫三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歳隨庶母趙氏避難遼東依郭氏存活遂姓郭氏
我
朝定鼎後廷祚由筆帖式起家歷任工部侍
郎念郭氏撫育厚恩終廷祚之世不忍復姓廷祚
子鉷官廣西巡撫羅列友勝夫婦盡難始末奏請
復姓奉
旨俞允入以爲忠節之報云

烈婦余氏傳

烈婦余氏明金帶指揮金友勝妻崇禎初土寇攻登州友勝率衆捍禦中礮死登州城陷余氏知不得全乃以所生三歲子廷祚屬友勝妾趙氏曰臣

死忠婦死節經也存孤權也我行經汝行權汝善撫吾子吾相從于地下矣友勝友耿仲明等聞友勝被難相率赴哭且治殮事知余氏志不可奪乃爲設祭余氏盛服端坐受祭祭畢從容入室自縊死

義婦趙氏傳

義婦趙氏明金帶指揮金友勝妾也崇禎四年友勝死土寇之難妻余氏誓不獨存以所生子廷祚屬趙氏曰死易立孤難吾爲其易汝爲其難若以汝之力他日金氏得延宗祀其受余拜趙氏許諾

遂自縊趙氏奉友勝屍與余氏合葬于登州城東當是時巡撫孫元化旣被囚執城中人倉皇逃散多航海避遼陽者趙氏流離奔竄計無所出亦挈廷祚至遼陽適叅領郭公廷祚改姓郭氏

本朝定鼎後廷祚從大軍入關叅領公特愛廷祚趙氏恐事泄亦甚秘之廷祚旣長逼籍初未知爲金氏後也有耿仲明者素與友勝善時巳閱三紀一日遇廷祚于朝熟視良久曰不圖今日復見金指揮面目也遂泣數行下且執廷祚手曰吾將就封于閩他日當備以告汝不使汝父忠節湮沒耳

廷祚不知所云歸以告趙趙終不言垂泪而已仲
明行至吉安而卒後遂無知其事者居無何趙氏
病篤謂廷祚曰耿公之言不謬汝故金指揮友勝
子也且具道盡難始末嗚咽者移時遂氣絶廷祚
以郭氏有撫育恩不忍遽棄去然歲時朔望未嘗
不東望拜泣也後爲少司空終其世仍姓郭氏雍
正六年廷祚子鉷官廣西巡撫請于朝奉
旨復姓金氏自友勝夫婦相繼盡難宗祀不絶如
綫趙氏失身撫孤卒之廷祚遺際
聖明位登卿貳慶溢孫曾使忠節遺芳不致終于

湮沒其所全豈不大哉

藍明府傳

藍啟延字延陵號敬軒萊州卽墨人始祖珍仕元以武功顯起家武義將軍自後簪笏相繼爲萊望族父潤初名滋　國初舉進士爲翰林有名官侍讀時事

世祖章皇帝屢見信用

賜名曰潤仕至湖廣布政使啟延其幼子也生三歲而孤依母張存活事諸兄甚謹丁卯舉于鄉尋授內閣中書庚辰成進士需次家居奉母至孝歲時伏臘必集宗族長幼于家廟中勸勉備至咸謂

方伯有子矣初授廣東乳源縣迎母之官姊適周氏蚤没所遺子女悉攜至任所延師課讀如已子後皆成立人以爲難任乳源之明年粵東旱斗米至三百錢居民苦艱食啟延預爲設法賑濟齋戒沐浴徒跣禱祈雨大沛邑不爲災士民德之以母憂去百姓號哭牽留令船者數千人服滿補西和縣甫入境見百姓貧苦流離卽咨陳便宜數事于大吏詞致愷切悉見採錄西邑處邊鄙豪强兼并地多隱漏乃急爲釐正積弊盡去時西陲用兵飛芻挽粟經理周詳民不爲病署階州事三月政成

大將軍富公檄令速赴軍前辦事啟延多幹濟才善體恤邊民以故台站轉輸不事敲朴衆心響應然坐是心力勞瘁卒以不起死之日貧無以殮同役諸公爲之經紀喪歸出西和百姓赴哭者相望于道先是啟延奉役數往來哈密就爽塏地築數椽以當壇帳後哈密人咸思其德各携家于傍今成大鎮土人呼爲藍家庄立祠祀之論曰考循吏傳桐鄉有朱氏山陰有傅氏皆以濟美名其邑明府爲名家子効力邊陲所至民便所去民思卽墨有藍氏敢以告于史官

胡文學傳

胡文學名樹枬字藹谷號恬巖秀水人原籍錢唐世有隱德祖鼎錡天性淳摯重然諾敦任恤能赴人急嘗以所居宅讓從兄某葬族人之貧不能葬者十餘家父潢孝謹早世母鄭氏守節撫孤大吏

上其事奉

旨建坊旌其閭均載郡志及通省志中文學生數歲失怙步履端正有成人度稍長博通羣籍尤精經學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事母鄭先意承志鄉黨以孝稱處兄弟閒誾誾如也人或謂當進取以

榮親者則曰通塞有命不受命以求榮是辱親也
後居母鄭憂寢食繐帷者三年日進饘粥雖疾病
不飲酒食肉有某者售以房屋十數間歲入賃值
若干後聞其貧且老乃還其劵某感泣戚族中有
倚以活者衣食之十餘年如一日至有撫遺孤成
立者未嘗少有德色顏其齋曰學古日集子弟及
門弟子講學其中平生不詣官府里中遇公事如
徵發期會學校設賑諸難理者文學必愷切詳明
如其言施之無不中者所著有經疑性理心解禮
問經史返約錄共若干卷陳羣持服里居適文學

抱痾杜門衡宇相接舉襄時多所昏瞶文學爲開示焉未幾文學没年僅四十有五子燮有才行克繼家聲詣予以文學傳爲請爰述其生平行事大槩論曰

自鄉舉里選之法不行如文學者抱一經終老牖下不見柄用惜哉然予聞文學居里時同宅兄弟無爭競者所親厚無凍餒者鄉隣無鬬狠者誠心推致人自感焉懿哉文學孝且惠矣

盛高士傳

盛大鏞字匏仲初名葉字奕雲高祖萬年明江西按察使曾祖士元明中書舍人祖以約太學生父子鄴字李侯明諸生　國初召弟民謩子藻集家廟中謂曰自明祚末造倭寇四起東南諸郡剝夷特甚今大兵南指風行草偃遠邇響應吾聞仁者無敵應天順人君子知幾旣明且哲爾等遭際興朝吾惟自安肥遯鴻飛用晦鳳羽爲儀不相襲也遂棄舉子業與同郡項氏朱氏沈氏姚氏各以志節相許先生生而穎異五歲通聲韻李侯公授少

陵詩輒成誦每授一詩卽索解語之怡然釋也不得則啼哭如發憤者逮出就外傅時諸名人詩成誦者已千首矣通五經補博士弟子會叔父民譽兄藻先後登科第天下名士羔雁至者屨滿堂也每常文讌先生屬草一座屈伏而先生恂恂如不勝衣雅不欲以聲氣自任戚黨中有以急難告者量力以應無難色李侯公春秋高思博升斗爲祿養計以資上注爲廣文已而李侯公卽世先生奉諱里居不接見一人服滿喟然歎曰祿所以養親也親沒何以官爲吾性悻直雖得官且得罪乃卜

宅于春波里之虹橋得巢先生鳴盛手製匏愛之顏其齋曰匏菴集里中詩人爲竹林之會竹垞朱先生聞之欣然把臂每會必鼓楫而來好收藏前賢文集朱先生方有明詩之役輒相咨訪多所補益先生曾以雨阻宿匏菴見架上籤識有牟陵陽呂九栢周桐村諸名人集曰吾尋覓十餘年矣今得一閱何幸也先生舉以贈于是取酒屬謝陳羣總角時隨祖父訪先生于匏菴留數日取案頭涑水集相遺曰子貌清厚他日當以文章事業名天下吾老矣期許後賢微有本志是集幸留意焉陳

羣拜而受之又二十年羣爲翰林曾給假侍母歸里訪先生南湖之濵時先生抱疴牀第間數椽僅庇風雨召與語曰涑水集尚在篋中否則對曰已披閱數次矣先生喜甚爲進粥少許所奬借羣從如支炳支焯熙祚後皆成名卒年八十有三有匏菴集十二卷妻方氏生華膴歸先生澹泊自甘盡棄簪珥以佐遊屐時論方之桓鮑云論曰盛氏多隱君子先是有盛遠者結茆南湖不求聞達縉紳慕其名數來起居遠遠高棲重鑰拒而不見先生繼之風尚不殊焉至于接引後進樂道人善葢進

篤異軌矣

許悅成傳

許某字悅成以字行父熊飛有孝行曾赴郡試爲盜所虜悅成方十餘歲隨行號哭往救聲振林木盜憐而還之尋卒母孫氏名家女教悅成讀書輒爲悅成言其父孝行數大事悅成爲之泣下舉案上筆去其頴投于地而言曰母訓兒讀書功名自有定數所不能表彰父孝以湮没無傳者有如此筆及長博通羣書以醇謹稱奉母盡色養後母病藥不能治割股以進他日人問之汗下如雨輒不能對又問則曰吾非不知未嘗于理顧僻處鄉曲

猝無良醫凡可以延母命者無不爲也事已往尚衙言耶山左何公世瑾篤行君子也以衡文來浙多省錄節孝以勵風教悅成取所輯喪宜五禁等集呈之何公悅延至署齋討論至再頗見採擇悅成因以父孝未旌爲請何公客訪于輿論與悅成言無異乃爲之題請奉

旨祀于其鄉悅成常貧不能舉火隣人某以非理訴曰得君一言當致白金數鎰固辭不受曾授徒官舍居民有以逋不能償將投井者盡出館穀所入與之得不死勇于爲善類如此有楊生者羣從

兄女子出也聞羣將還朝走送長跪而請曰吾幼孤露許先生實憐惜之課督數歲未嘗計脩脯弟某更孩穉許先生爲之結襪繫衣撫而教之令先生歿非公莫能傳之予未識悅成見其弟子思慕如此必有所以感之者乃爲之傳

沈隱士傳

沈麐字天鹿號黃巷嘉興人少孤母胡撫之躬授句讀稍長博通羣籍丁明季末運棄舉子業躭吟詠陶然自適無進取志娶武塘錢氏時士升士晉皆開府貴盛而龍門公操撫江淮欲表薦之麐決意肥遯冲懷雅趣與名宿往還詩酒間佘山眉公輩慕其風規輒先後投縞紵焉當塗聞其名造廬請見不納性純孝家饒于財伯氏覬其貲厚規欲佔之麐泣請于母盡讓其膏腴願自以薄田奉母守約終身後伯氏貧窘且老無後麐仍爲收瘞曲

盡友敬尤工于塡詞　本朝康熙四十五年奉
旨命詞臣選歷朝詩餘錄賡數闋時論方陸務觀
孟雲卿輩云

朱節婦傳

節婦姓朱氏名琯栢鄉教諭朱大業女也幼嫻內則適會稽李定山生一女即以所媵婢名芹香者為定山妾俾廣生育後定山援例尉平邑卒于官琯聞訃一痛而絕家人救之乃蘇如是者數姑乃諭曰吾老無養汝夫喪未歸奈何以諒節廢大義琯默然久之踰時定山喪還檢篋得定山手書云芹香事余舉一子未吏顛狽尚留保陽子生于某年某月日乳名某可訊存否李氏不絕在是矣時定山兄進山亦在家訊之與手書同琯親作書召

還徧告家長族人率見祖廟登其名于家譜撫之恩義兼至芹香感其主之節義不忍去其事其姑以孝聞于其鄉敎諭朱大業爲余言因手繕其姜泚姜之事以比之復爲紀其事以傳于後使他日乘志有所考據云

奉宸苑卿汪君廷璋傳

汪君廷璋字令聞號敬亭唐越國公四十四世孫籍隸徽之歙縣自曾祖鏢始以鹺業僑居維揚代有隱德父資政公允信孝友尤篤一門五世同居共爨庭無間言君少不好弄性仁慈遇生物雖蜫蟻勿踐踏也見器物壞必完之曰無使以不全見棄初就外傅讀書日下數十行塾師奇之遭母喪哀毀如成人人稱爲孝童十三能文章每搆一題常整襟危坐形若槁木移時落紙結搆抒軸如不經意者顧不欲專任舉子業愛論史衡論古人雖

碩儒老宿咸稱其當維揚鹽筴運課所入甲於天下正課之餘凡供餉捐賑興工動關國計鹺運大吏量入計出有補于公而本不告匱必資業鹺數大家才堪任事者商榷贏絀以綜厥事君年二十餘卽承父命仔肩重荷勤慎坦白無所矯激贊襄舉措悉中肯綮辛未冬恭遇

皇太后萬壽隨班入都叩祝得覲

天顏者六賞貂皮三十張內紵六端

翠華兩幸江浙拜

御書福字墨刻數種內府珍品數十種

賜宴于高旻寺行宮加奉宸苑卿銜以示優渥君
謙謹愈勵執事益勤平生無他嗜好公餘耽吟咏
維揚爲冠裳總會名士碩彥往來于此接侍請益
其于詩文源流如別淄澠其作詩豪邁俊逸一軌
于法凡敬宗收族睦姻任卹諸善事靡勿勉力舉
行人或稱其賢曰我成父志惟恐行之不及耳事
資政公曲盡色養之道四十年如一日資政公未
疾時君先抱疴强起侍醫藥謂其子熙等曰汝祖
倘不諱吾不起矣已而果然余識君于汪文端公
邸寓與論詩頗得唐賢精意知君問學有本接君

狀而爲之傳從其子熙請也

論曰史稱華陰楊氏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弟相事有如父子後各登台鼎緦服內以功名終者累葉不衰汪君一門貴顯錫予便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古今同揆以君之才與行事早謁選人著循良績當不在津椿下乃奉公養志不汲汲于爵祿而榮亦及之書不云乎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汪君有焉

陶先生傳

先生姓陶氏名曰襄字伯宗晚取考槃之義又號槃夫本農家子五歲見衆兒抱書本入村塾隨之端立不去塾師授衆兒書有誦孝經者趨立其傍少頃即成誦塾師奇之時余先王父公車方歸聞之留家塾中讀書年十六博通經史慕商隱先生名負笈請見留數日謂曰曰襄家貧願鈔架上書卒讀可乎商隱曰果爾吾囷中脫粟可供也數年錄商隱所藏書數十種歸學醫窮河間術其爲醫蓆門老弱深村孤寡請診輒效人齎百錢斗粟謝

藉以畢火富商巨族耳其名延至治疾雖無害亦不甚效坐是名不顯先王父秉鐸信安先府君隨侍官署先慈親自課讀知先生經學貫穿命陳羣兄弟受業時陳羣年十五粗通五經弟峯年十三能背誦四經弟界年十一熟三經先生立講經之法獨嚴于羣命兩日註一卦乾坤二卦註十日隨所見爲註不背經義而戒鈔襲間出己意而當于理者大加奬賞又命羣與兩弟講經有未當者指而訓之初甚苦白于先慈先慈曰此先生成就汝也久而安焉受益多矣後四十年蒙　恩充經

筵講官每進講經書凡執事閣中者皆曰聲音爽
朗舉止安和雖老輩不及也其得力有自來矣課
餘勸令讀古詩及李杜集又躬率羣兄弟習洒掃
應對進退之節每持帚掃地必背吟所讀詩先慈
請曰兒輩講經讀古誠善應試當以時藝將若何
先生笑曰師之子弟當就其所長教之郎君他日
當以詩文名天下不患不取科名耳盍命題作時
文先慈召陳羣命題鑰戶以試者三喜曰有師若
此吾無憂矣既而先府君歸自信安召羣兄弟問
所課業感而淚下泥首以謝先生曰吾不能久留

尊齋先嚴固請又閱二年則輦已貢入國學矣一日先生以所撰性理諸書詩文雜著若干卷置一篋辭館去命其子買舟送至武原遵海而西謂其子曰汝但攜我襆被借僧院頓足我曾與海上翁期此相見後當歸也後不知所終其子徒步跡其父所在不得于集中有方子春詩蓋悲先生作也

烈婦五妹傳

五妹姓錢氏余從女姪也幼淑順不苟言笑年二十三適同邑儒童陳潮潮故右族子成禮後夫婦相莊潮勤學讀書至夜分不寢五妹奉舅姑克盡孝道潮體素羸弱遇郡試以疾未與數日少差執卷請補試郡侯曾公閱其文謂曰汝文絶佳惜正試未與不能作第一名矣試畢歸家病益劇五妹晝夜侍湯藥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病革謂五妹曰吾不能侍二親矣終鮮兄弟汝將代吾供子職五妹曰君有不諱妾亦當相從地下潮復諭以大義

則嗚咽而已既而潮死哭踊哀甚即絶粒不食翁
姑痛哭勸觧五妹極意承歡以示不疑乃力勸翁
姑曰媳無子女又無小叔急請納妾爲後嗣計翁
姑深然其言即納妾朱氏五妹欣然曰今而後侍
奉有人矣越數日爲潮百日設奠五妹遣婢取湯
沐浴衣衰絰赴潮靈次拜奠奠畢歸房閉戶投繯
家人闢戶視之則縞衣披體素練在頸氣已絶矣
時溽暑炎蒸越宿含殮顏色如生香滿室不散宗
黨視殮者無不嗟歎泪下族人爲余言其事余舊
史官也遐陬遠邑見有節孝可稱猶將書以識之

矧宗族之戚邇者耶乃爲之傳論曰

五妹于陳潮疾革時即以死自誓夫亡百日慷慨相從地下千秋一言不敢食也彼其志已決矣承色笑以釋堂上之疑請納妾以備宗祊之計節與孝耦無廢焉傳云能欲復言而愛身乎五妹有焉

莊孺人傳

孺人姓莊氏同郡中憲大夫簡在公第三女幼明大義不事瑣屑見婢獲寒苦出針箱錢濟之不責報也年二十適同郡馬君右衡故巢縣令東亭公子也七歲而孤母石太君鞠育長成尫羸若不勝衣結褵後孺人事姑甚勤克相夫子族黨疏戚各適其宜石太君視婦如女孺人亦先意承志見者咸稱嘆焉予祖居鹽官之邏村初奉母太夫人官京師同祖子姪之在邏村者借屋以居至是奉母假歸四十口無所棲止馬太君以東亭公與先大

夫有舊慨然以所居東偏出賃居無何石太君見
先太夫人治家有法諭令孺人以母事太夫人且
曰吾子孤露幼嬰疢疾孫子天麟天錫開泰行就
外傅懼漸市井習氣今令孫甫齠齔所從明師講
貫不輟夜分猶聞書聲倘依德鄰使吾稺孫取法
不亦幸乎太夫人許之盍孺人三子與予子年相
若也時予假滿還朝瀕行太夫人有難別意石太
君率孺人慰勸曰太夫人厚德所詒翰林此去當
受國殊恩不久來迎養無以暫離介意予守翰林
數年 太夫人徙居金陀坊孺人以時存問視如母

太夫人手作家報北去必曰莊氏淑女遇我厚通
鹽鼓時起居眞難得也石太君寢疾孺人衣不解
帶藥餌不親嘗不敢進目不交睫者累月每夜焚
香祈禱願以身代數日大漸執孺人手謂曰汝爲
吾家婦實吾子也汝善視吾子撫諸孫成立吾卽
死亦瞑目矣言已而沒孺人哀毀死而復甦者再
自附身附棺喪葬大事稱家以治後數年居夫之
喪痛不欲生重以平昔姑命强起視息待諸子甚
嚴雖小過不輕恕也孺人一身操作勤儉自持宗
黨以急難告者必量力以佽乾隆元年予奉太夫

人喪南歸孺人率諸子來迎遇於長虹橋畔登舟撫棺痛哭聲淚俱流居恒嘗自嘆曰既喪吾姑又失母範吾何以堪其不忘舊如此常遇歲歉有蔣姓者貧甚賣妻償逋孺人知之即解囊遣人追至石門贖回以全其夫婦又有本城舊族老而貧病賣女與人爲妾孺人即出金贖之數月納妾者以暴疾死此女不致流落其他任卹類此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無病端坐而卒其明年葬有日矣孺人子開泰開基率諸姪請曰不孝等無所成立不能表彰母德大人素知先慈生平梗概丐

一言以垂家乘不孝等幸甚感甚乃爲之傳論曰婦道無成有終孺人事寡姑以孝相病夫恩義備至畜諸子以嚴出入于難無德色周人之急無慢容成而不居終而不有其賢乎

香樹齋文集卷二十二

嘉興錢陳羣集齋

祭文一

祭范大夫文 祠在城南金明寺

由拳之窟檇李之城地實介乎吳會爲伯圖之所必爭曠百世其相感惟令德之可馨當辭政而出質偕柘稽而行成翳此邦之衆庶倚夫子而爲命懼偵諜之相躡曾肅肅而宵征既宰嚭之中餌罷二紀之甲兵伺夫差之驕縱敗齊師于艾陵僅老弱之留守遂搗虛而繫頸決生死于指掌俄已亂

而扶傾緬王佐之不克見兮夫孰與子抗行功既
立而不有兮師介山子之孤淸變姓名而躬耕海
壖兮薄卿相于寸筳歷三徙而不遑處兮規利入
以遺餘年嗟英雄之末路兮心耿耿而靡寧至今
邦人之蒙業兮申麥飯以來迎洵無德之不報兮
神歆鑒而式憑亂曰宛之三戸君故土兮執殳而
往勲則樹兮逝水不可返靈其奚取兮又曰鴟夷
浮海乃行意兮名難久居行避地兮齊非所安兮
則不我棄不我棄兮降福濃濃沙戸祈蠶兮秔稌
祈農擊鼓兮考鍾雲旗飄兮雨濛濛鳴玉佩兮雍

窅翮其來兮城之墉

祭陽城相公文

羣讀史至二疏傳未嘗不流連慨慕而歎其難能想班掾當日旣上下千載而未見斯人也斯遇也乃于今見之遂援筆而傳之夫固史氏之所榮又想二疏當日受金而歸亦且置身于往哲謂皐夔傅呂諸君子所不能得之于唐虞三代者乃于身遇之故數問其餘金趣賣以共具雖素所愛信者輒進說而未之或應後廣受二子千載而一見夫子謂後來者何嘗不及于古人豈遂令彼二疏翱翔雲表高吭而獨鳴胡祖道者歡騰載塗方未返

乎都亭而訃音奔告忽來自百里之程古今人同
不同若是耶而吾乃于夫子之終不獲追踪于二
疏者爲之欷歔歎息復抗懷千載而一爲之盱衡
夫二疏之歸公卿大夫設供帳于東都門外者非
有天子之命乃故人邑士鋪陳其概而自致其情
豈若夫子之歸也承
九重之湛醧同朝之徃送者膏車秣馬授漿授杖
趨蹌恐後而惟
天子之使令廣之言曰不去恐有後悔當日未嘗
明言其意史氏且不能傳之彼畫工之好事亦徒

賚予經營豈若夫子之遭逢
堯舜嘉謀嘉猷入告于內乃順于外進則爲鹽梅
爲舟楫而退則爲五更爲三老以象四序之代成
亦可知設祖道送者車數百兩以爲盛事者此不
過道路觀者之所羨而旣歸里後與故舊賓客相
娛樂亦止鄉黨宗族之所稱考純臣之所蹈復奚
忍而出此誠不欲一日離
天子側況侈言遠引以求全夫令名向使夫子自
度其精力苟可以旦夕待則必不遽告告亦不必
遽退而後乃今知信然故夫二疏者流固足爲慕

祿希進者之所風及觀夫子之終始一致亮斯人之蹤跡匪懷抱之所縈爰陳詞而致酹復作誄以致哀誄曰

夫子之行秉恪誠兮頡頏夔稷遇聖明兮懸車告歸金滿籝兮天不憖遺隕列星兮晨入陛辭有詔寵行兮暮儔喬松以長征兮某水某邱昔所經兮魂而有知猶眺登兮尚饗

祭虞山相公文

嗚呼天生良弼以佐太平兮萃衆善于一身旣以身爲朝野之所係兮宜綿遠其永年胡憯怛之忽覯兮羌疾疴之萌生

九重猶深夫悲悼兮踰常禮以厚終同朝下自一命兮哀愴遍乎公卿行路之人無論識與不識兮謂如夫子者乃未耄耋而遽薨矧羣之追隨共事兮能不痛哭其失聲維我公之發跡兮實上方乎伊傅而博物下士復媲美于僑嬰憶昔

先皇之隆遇兮每造膝乎邇英論密勿以獻謀猷

兮徵稽古之力其曷以致此榮畢往哲以相況兮或尚父之興于出獵與殷宗之夢賚良弼庶並軌而同稱擢齊賢于馬前兮早卜相于衆中逮我
皇之纘服兮遂一德以抒誠由秩宗以領度支兮司九府其常盈竭匪懈于夙夜兮本忠孝以爲程惟退食之餘晷兮必侍太夫人而手進夫侯鯖及私艱之方覯兮適毘倚之益增踵曲江之故事翊
我
皇之聖明沙隄亘其如虹兮爰習吉于盈庭敢對揚夫休命兮感二宫之至精起墨縗以視事兮總

白揆其靡寧贊軍機而裁決如流兮燭萬里之情形攷制度而釐定夫典禮兮鑒圭臬而爲衡扣萬石之洪鍾兮允大小之畢鳴每從容而指顧兮曾不撓乎淵渟積勞勩于盡瘁兮乃二豎之忽攖痛梁木之頓摧兮控箕尾而宵承惟乃心于
皇室兮薦夷簡之忠貞況公子之克紹箕裘兮人孰不羨乎西平種厚德于樹人兮更何後事之足營生純臣而没明神兮依然天上之列星衛社稷以默佑兮知罡風之遠掃夫欃槍大功宗于禋祀兮歆歲時之牷牲嗚呼尚饗

祭遂寧相公文

嗚呼我公人臣之鵠學可匡時道惟化俗業在試物心存幽獨輿不可窺試言其目服官之義曰清慎勤有一于斯國之蓋臣公實秉之而履其醇五百名世遠契而羣其清伊何惟涇之水激之揚之而神自止以儉居之力去浮靡以廉基之處汙不滓暑或不蓋食或廢簋彼却金者其末節矣安莫如道危莫如逕一念之肆末俗之競公早辨之動必由正謁門無私亦不通問彼不知者曰門何峻亦有嘉謀入告外順温室不言惟主乎敬敬德厥

彰旣清且愼公業惟廣公功惟崇勤之所集以樹厥庸庸之大者在度河工利防扼險利導戒壅河善遷徙古無滯蹤公之視之馴擾而從一勤感召蒼水斯通具此衆美所以藏器器而不竅遇時而致少事

先皇信任不貳垂五十年靡所不試豈無嫌怨何引何避方之魚水抑又何異內統百僚外率羣吏舉而措之以行其志我

皇纘緒秉德謙冲舊勞于外允執厥中鑒公亮節無渝始終爰諧枚卜晉秩于宮公門老矣其將明

農
帝曰其留壽顏慰諭許公暫歸以省廬墓公去則
遲公來則遽蜀道嚴程瞿塘灩澦重入閣門　恩
禮益飫日者抱痾　賜予便蕃晨饔少進夕已不
飧上藥鮮效永辭
九閽遺章未入
御醞在門嘉公之績問及子孫某等哭寢共感
皇恩公沒則正公道則存魂不可招夫復何言於
戲尚饗

祭勵宮傅文代

嗚呼我公秉茲一德亮節讜言古之遺直生應昌期以戴以翊沒惇功宗永著臣式緬惟先公甘盤肇迹丹書有陳西南布席鑑杖劍盂必匡以勑用資睿聖非淵而黙洎乎我公厥問奕奕事我
先皇勤勞日昃蔚乎文章傳家華國扈從追隨廿年禁掖京第　賜居用光世澤斗柄在寅
今皇御極舊學眷深洛皐命益
帝在諒陰大禮是飭畀長詞曹主持典冊洪寶赤刀方斯潤色鑒公平恕有倫有脊曰掌邦禁惟爾

之職公德曰宣一中是協旣明且允獄訟止息
帝曰休哉予嘉乃績晉爾天官以司黜陟仍總祥
刑示民之迪爾能敬典其予以懌公曰俞哉是臣
之責先臣世官敢忘舊德惟此庶獄至爲繁劇公
偶不豫案牘山積仁者必壽公實平格謂天聽邇
忽焉其逝法星芒寒夫子疾革
帝心眷懷飭終示䘏巨典式稽　恩綸再錫矧某
受知匪伊朝夕記某筮仕淵源自昔白雲分曹心
懷謹惕率茲著鑑庶幾不忒教之誨之豈惟飲食
生之成之不倦栽植翳戊之春忝居言職公提命

之眘兹惘悵繼出轉運繞朝贈策誥公卬辭以展
良覿趣入在門猶枉雙屐本無私請冀于政益雖
勿克由我心則獲生也天涯駒馳過隙遺範徒芬
佩儀永隔凡民有喪古猶匍匐曾是帶水哭寢不
得官實羈之彌增愴惻疇曩余過而面斥之疇獎
余善而手掖之嗚呼我公于果爲碩人則遠矣其
風豈寂聞者興焉况某親炙庶肴旣陳八樽旣酸
抒詞道感痛滿胸臆尚饗

香樹齋文集卷二十二

祭馮樹臣少司寇文

於戲頻年于役遠隔鄉音井閭祜薄亡此國琛寖門在瞻而不能臨醮筆寫悼予懷既深記予束髮兒年方壯同術師資曰惟直諒鑒予無他許爲輩行舊學商量新知相餉遠羽初遷兄官于秦時值師旅轉輸孔殷念予羈孤招我析津遺我雙織厚意可紉我東方脂兄移州刺膠東政成復整西轡簡書雨下待理糗糒

皇帝曰來咨爾其瘁匹馬北上館我直廬拂兄征衫言笑晏如承明謁

帝民莫是肱　詔旌其能佩以金魚熊軾旣馳後
命是隨叅藩江左外峻內慈再秉憲臬惠此嘉師
曰旬曰宣才無不宜烏臺需貳虛左以俟輕裝還
朝清如止水端此楷模用飭風紀我迎于郊見兄
之子天助良吏芘其後人子旣鵠立孫亦恂恂顧
而樂之寶此非貧朝囘情話惟我最親星台載移
簡佐司寇心存欽恤理爲然不獄則平反中猶抱
疢其有疑者雖成必復積勞致疾乃傷于脾强起
視事一飯三遺恐悞刑法宿昔貽譏上章乞身
帝賓鑒之歸田郊居稍治桑果教養子孫蒐經箋

雅茗椀藥鐺偶攜白社近局招邀寸陰一舸我遘
私難銜恤南旋兄來存慰撫我涕漣枌榆舅弟自
昔忘年三日不見杖履惠然歲月駒馳我當還
闕告兄行期涼秋八月兄約親串餞于林越停橈
命酒紅燈白髮臨岐握手勉以官規勤慎清惠卓
哉訓辭我跪而受載以歌詩與是席者莫不心儀
別來三年以寐以寤星旃靡寧馬不遑駐每從令
子僅通尺素謂當強飭泉石斯趣昨予差竣陳事
楓墀道逢令子倉卒告歸寄言起居心實迷離時
方扃鑰校士京闈又逾浹旬我初撤棘遍訊鄉人

云兄疾革我信復疑胡天不弔退食沉思南望而
慼郵筒忽至以凶問來拊膺而哭泪洒蒼苔感舊
敘德誄言未該哲人不作惟以永哀於戲尚饗

祭吳眉菴少司馬文

朝余欲渡津水兮接邸報于傳遽回馬策而讀之乃見兄之遺疏洒雙泪于草間兮神惝恍而欲仆記束髮而遊京師兮識驊騮之先路兄才早軼儕伍兮胡斂鍔而下顧余感兄之抒誠兮兄亦鑒予之情悰或接軫花前而攜觴豆兮或並轡廣陌而得句溯微名之自起兮貢京兆而同舉商出處而逼有無兮荷肝膽之披露後先迴翔雲漢兮啓金鋪而聯步余抱痾而旋自楚郢兮逢旌旆之入豫遂布席于長隄兮執余手以躊躇兄奉　命視學

畿輔兮余奉職于宮庶得人稱最盛兮儼魚雅之朱鷺旋秉節于江夏兮外峻厲而內懷温煦帝謂首善之當擇人而任兮羣代兄而繼去同請訓于楓宸兮拜便蕃之　恩飫楚人戴兄淸惠兮硎豐碑而方諸祜頑惟取士之必得兮余亦雅抱乎斯趣每披文而得佳士兮强半昔受兄之賞遇際

今皇之誕膺寶籙兮仰扶桑之初曙兄還朝而拜稽首兮副中樞之機務余仍忝右納言兮兹亦兄之曾作斷黽勉以仰報兮翕允猶之布濩昨歲晚

而駐節輦下兮值兄六十之初度出雙爵命行酒兮鐫蒼松之雙樹曰茲乃家季之遠寄兮願滿引以奉御酒將半而揖余兮請余序所纂著余戇直而索瘢兮兄必採擇而首肯其能助苟非親愛之所極兮胡有懷其欲吐曾分袂之浹月兮乃忽荒而驚遻望寢門而酹椒漿兮懷愴惻而誰訴

祭唐庤皇文

嗚呼洌風夜號䆫紙淅瀝晨聞扣門厥聲何亟喪我好友能無傷𢡖惟兄之生世有令德江左名家騷壇詩伯羣季惠連聲謦奕奕月下挐舟花間攜屐結交老耆制行悃愊孝行性成不事雕飾學優奮庸天衢振翮連袂容臺東堂射策遭逢聖明四門是闢三館儲才郊庠並迹叔兮季兮循良奏績擢居言路拾遺縫掖實維端公雅稱斯職奉命督漕于役南國萬艘無滯肅清諸慝三楚要途民悍而激

帝實念之曰汝是卽三騶所至匪嗇匪棘代
天巡視德音孔貊暑雨祈寒輕裝馳驛袖挹清風
素絲五緎遷大鴻臚十行手敕尋有
恩命秉臬楚北不著平反摘奸止墨柄用方隆而
有悴色移疾歸里音問久隔每晤季方道述相憶
謂就痊可方整北軾家音忽來夫子疾革凡我同
譜泪滿胸臆誄以寫哀聊溯夙昔靈其鑒之生芻
束帛嗚呼尚饗

祭陸奉常文

嗚呼淲流滋演胥嶺亭岧濬和毓粹爚爚飈飈是生哲碩歸然其超匪麟獨角匪鳳五苞坦遵皇路望起中朝溯惟先生逌籍之先德純學邃帷掩董園經傳孔藝五十春秋紉蘭纕蕙

聖廟垂衣遭逢其際冠冕南宮實惟晚歲柯亭橐筆華林校書從容供奉承明之廬冰操夙謹淵衷益虛生平在此學問終初鑒識人倫東南金貝使節頻馳得才稱最

宸注用專聲名斯大庶贊鴻猷迴翔中外晉秩太

常騤哉高驤蜿蜿蝹蝹繄龍之光胡遽拂衣杖國
而鄉功成則退林泉道藏室有陳編門稀來軫沖
然襟懷田園興引道善化爭不立涯畛德後必昌
于理則允方履亨衢俄嬰疾疢凉颸乍回一星遂
隕嗚呼先生之德于朝老成先生之學于鄉典型
感切枌榆載瞻載頌舉一而徵後生彌慟示之先
背應舉稱文具區揚纛碧山扶輪亦若宜壑遂迄
邁人各出頭地遞張吾軍先生繼之漱芳吐芬如
嶽登岱如江導岷而今模楷舍公靡歸西州馬策
能勿傷懷有子接武諸孫毓奇家聲特起靈其何

悲昔聞仲弓千里來會矧余桑梓矜式斯賴或哭
諸寢或寢門外靈其有知歆玆奠醑嗚呼尚饗

祭史慕劬文

嗚呼耆英忽萎林石含淒永安城外瀨水之西望風灑泪我行則迷惟兄之年長余十五我哀兄健齒不就齲有尊不空有杖不拄惟兄之學什伯于余莊騷史籍窮根蒐株鑄詞爲藻萃說爲郛憶客京華我方弱冠結髮爲友過則相諫兄不我棄納而勿倦長安貴人重兄文詞致錢數萬裘澤車脂有時不售烟或斷炊我媿黔婁裹飰而往頗閱歌聲金石振響胸無結滯胡不慨慷又十餘年先後通籍公餘過從以悅以懌見兄愛女折花而劇我

問女年兄詢子名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嘉姻則錫申以平生兄官之黔我使旋楚萬里告别曾不遑處力不能佽感兹蛩駏在官五年苗境帖然不妄發賦正辭理寃犬無夜吠農得安眠蠢兹生苗附飢颺飽官兵勦之曰歲在卯兄實佐戎郡境以保尋得兄問曰患右目乞身歸來依我邦族子如過我與子信宿我時服闋猶滯里門一棹而訪笑語祓溫分則姻婭情則弟晜兄勸我北無憂內顧待我皆來我遣女去我曰卜爾于秋之暮兄訓我子誼敦禮嚴示以輿義炎炎詹詹我子頑愚是訂是

砭兄旣懸車我復于役冀北江南尺素斯隔毎思舊遊如驥馳隙兄政七十遺雙織成一緘未報我心怦怦謂玆巖壑遠彼旆旌今者八月我子侍側驚聞告凶一哭而踣嗟我勞人未効匍匐起而作誄慰兄之孤以世兄業是穫是畬遺吏前致獨立踟躕覸兄弱息婦也而女瑰而有知其嘿鑒兮淸酒在筵尚其來茹

祭查雲在前輩文

於戲八兄友中之師學有經術行不詭隨仕止安命惟分所宜殖德訓子以俟所期記與兄交辰在已丑綿津延客尊開萬柳大雅輩集屈指某某同時衆中與我獨厚人海名場引類鶩趨兄獨恥之一編自娛彼自媒者目兄爲迂與兄久處薰德中孚彜取繼室羣族之姊閨中益友內政咸委學日以力浸淫百氏羣亦後先同業太史連楹邸第共事校讎文疵必索言失則尤兩家兒女絢履互酬篝燈夜讀過酒壚頭兄歸龍山閉閣而處夫妻相

莊教子與女女賢學毋子才步武後生考道奉兄
爲矩予佐秋官十有二年手劄見遺尙愼勉旃壬
申秋月二豎糾纏
聖恩賜藥始得少痊面承　溫旨一棹言旋殘喘
旣延謂得相見兄衰卧床予受疽患兩甥過從眠
食相問帶水百里而慳一面今秋六月瘥兒復來
杜詩韓句再誦不迴視余如嫗博祀牙欵十日見
困亦曰殆哉七月三日得兄凶問予懷則傷予心
則震盡焉隕涕鰥月而旦失我老友猶曰我私失
此長者孰示惠慈失此碩學孰與師資力疾作誄

兄其鑒之

香樹齋文集卷二十三

嘉興錢陳羣集齋

祭文二

祭監司武練湖文

列宿沈輝楚猿聲斷循吏云亡風流雲散感逝論交能無永歎我遊津水貧著短襦子本華閥實幼而孤結交傾蓋子也兄弓津俗侈靡豪邁相尚羔雁塡車笙歌連舫匪我思存元風斯暢人皆趨利子則避炎以我戇直取以爲砭凡所規瑱如和投甘子好吟詩示以王孟子復工書筆瘦而硬繼而

別去厥功未竟我仍冰署子官倉曹奉母子舍歲
時蔬牢公餘過從以泳以陶西陲需才時論推轂
皇帝曰汝其往毋宿奔走後先轉輸芻粟汝方勞
士我亦循行朔方雪夜小隊來迎藉草道故歡若
扳荆我歸京師子旋復
命遂叅楚藩江樓高詠子也華筵我也孤縈能不
我憶我亦爾思平生乞米拙于言詞惟汝知我以
貧告之汝復書云遣兒請業兒業之成行助爾之
古之十牋義在斯及此雖嬉笑親愛則然千里問
訊以當語言如何浹月竟隔重泉督漕于淮力疾

視事藥石罔功奄然長逝魂不可招臨風涕泗

祭王儀曾秀才

昔楚老之長歎兮悲蘭摧而蕙折胡今古之同慨兮當吾世而一閱記昨歳之孟夏兮來校士于恒陽烝雅雅與魚魚兮課六藝于鱣堂爾挺衆以應功令兮羗離經而辨志試之難而無不赴兮曾不遺乎一字顧廣座之千人兮咸俛首而驚異命來前問其年兮髮兩髦而舞勺明扃鑰以受帖括兮草千言而不加删倒賈餘勇以軼儕輩兮比晶瑩于干莫理沉著而就班兮抽春泉于既瀹遂列名于學官兮紛芹藻之高掀廼按籍而詢里居兮實

惟相國之文孫信師承其有自兮毓在璞之璵璠
余持衡于畿輔兮惟取士之必得譬嘉魚之自麗
兮手自結夫九罭遵州郡以循行兮曾不遑乎休
息雖勞瘁而不辭兮謂得人有如此者而吾責亦
庶幾少塞今十月之哉生明兮望滹沱而前旌邦
人喜余涖止兮子衿濟濟而郊迎排雁序之舉舉
兮獨不見乎此生復牓示以賓興兮乃檢冊而無
名維時學官之在執事兮停余筆而問故云爾弱
質而勤學兮驚脆促于歲暮余聞之而悼惋兮泪
涔涔其欲雨惟歎逝之有節兮禮不及乎殤也顧

童子而茂經術兮雖勿殤而亦可余惡溺之無從
兮備時羞與衆果年不永而名則成兮庶以勸夫
存者亂曰照乘飛檟魚目珍兮神駿化骨凡馬駪
兮吾見其進不見其長理不可知任茲惝怳誄以
哀之爾其來饗

祭文學張生文

羌余老倦行役兮指江城而弭節維九秋之六日兮告棘闈之曉撤五色既迷予雙眼兮胡老淚之難遏痛清河之長子兮忽蘭摧而蕙折隔千里之茫茫兮寫余情之如結惟文學之初生兮料前身是明月離襁褓而識之無兮剪秋水而瞳人如漆謂是稱師門之清節兮承儀封之名閥汝翁既呼我爲兄兮予亦汝子而汝侄記汝年之未齔兮保氏將汝而來謁或繞床而不去兮或餺飥之稍設母氏抱汝如孫兮衣文繒與紫纈又予下直而捧

天賚兮分餉汝以賜物汝于是日忽降階而拜兮
曰是來自
天家而不敢忽時庭除觀者下至臧獲兮莫不相
視而咋舌既翁携汝官南邦兮旋離經而啟鑰年
十五而歸應童子試兮早軼羣而穎脫隨翁秉臬
于洪都兮登高閣之巀嵲聘帝子于雲中兮懷作
賦之王勃翳吏局之遷徙無常兮又侍二人而來
闕締舊好而過從兮辨賦字之雌霓與諸子共親
棐几兮每驚異夫江筆嘉汝文之高淳兮欽汝行
之能塞間亦浴汝以官政兮必中理而合節汝翁

移駐河壖兮防黃流之奔汩汝侍母于京師兮省晨昏而宵燈不輟曰南征其不遠兮晚詣予而言別甫坐席而涕下兮曰有妹其忽逝叶訃音至而秘不發兮懼吾母之悲絶邀予尺素以馳慰阿翁兮謂予善慰吾友而言之切切凡汝言行之不苟兮期曾閲于一室秋八月

上方有事于嵩高兮予承

恩而扈蹕謂汝當旋里以應賢書兮展蘂榜而姓名高揭計予奉屬車之清塵兮正汝得意之日乃予忽銜

命而來豫章兮鎖院深而音書難達方伯爲汝執友兮作汝誄而情竭予讀誄而駭且狐疑兮遂傷悼而如割謂天其福善而禍淫兮乃有德與才而汝算其竟奪對秋風而隕涕兮念汝翁而臨文憂啜既馳唁以招汝魂兮復諄諄而叮嚀吳札聽庭樹之摵摵兮又增悲于蟲吟之唧唧靈而有知鑒予嗚咽

祭族叔恭恪公文

於戲傷宗支之凋謝兮驚吾叔之云殂翳昔先人之相承兮篤忠孝而傳家叶 鍾族秀于厥生兮挺中朝之楷模內體仁而藴經綸兮庶德隣之不孤外柔順而泯圭角兮一善氣之相孚由縣令以躋秩宗兮載敬慎以爲輿同朝無論識與不識兮謂如夫子者庶幾其匪敖而匪紓摭懿美其不可殫兮早稱說于道周叶 指端緒于睦族兮舉平生之一隅記吾祖之官信安兮叔擔簦其來斯飽苜蓿其如飴兮縱爛柯之淸遊叶 羣時髮其未燥兮猥

辱方余以璉瑚中宦跡之超越兮歷交廣之崎嶇
昌先我而依人兮羣亦事于馳驅適循良之上注
兮拜顏色于徵車感凉燠之推移兮曾何戚之匪
疎念微波之同源兮每顛狽其相扶招羣從于花
晨兮接文讌之歡娛慶鼓吹于休明兮許道藝之
精麤尋各丁夫私艱兮返邱壠而息廬泛烟艇以
存問兮訪白社于枌榆際
聖人之當陽兮欣萬彙之昭蘇擢臺寺而聯星台
兮羣等亦先後振羽于雲衢界理縣于關中兮昌
承乏于邳符時寄言以訓誨兮勗羣職之勤劬羣

接武于館閣兮陪諸子而承趨朝考業而夕稽古
兮惟論說乎唐虞憐北阮之貧窶兮分大官之頒
糈或歲時而伏臘兮洽百禮而惠及于妻孥或同
跪而恭聆
天語兮退銘心版之中匱慕古大臣之以臣事君
兮爰廣搜乎瑾瑜薦不責以私感兮況忍以之邀
譽時六師之遠討兮實謀猷之所需
聖心方殷西顧兮叔每退食而躊躇曰余先人之
勇烈兮効成仁于捐軀荷
聖主之褒崇兮賞延世而旌閭顧余老其行就木

兮忝厚祿之遷除言及此而涕滂沱兮實性分之所流叶積勞勩于四紀兮況衰邁之行徂懼曠職而乞身兮非慕夫井里之蓴鱸章未上而羣役于西秦兮猶握手于須臾心含愴而不忍別兮奈四牡之戒塗昨晨發于朔方兮枉郵致之雙魚告羣以得歸舊林兮慰宵寐之縈紆今四月其維夏兮羣弭策于

皇都道逢季弟之南來兮曰眠食其如初洎涼秋之九月兮方檐雨之淒淒忽凶問其奔聞兮痛塡臆而淚枯昔趙文之覲于九原兮曰如有作者吾

其誰與歸歟欽我叔之亮節兮其始終而不渝遵
遺範以自淑兮雖曩今其奚殊跪陳詞而道感兮
聊薦芬而醊醹

祭嵇太夫人

嗚呼天顯奇節以垂範于女宗兮必崎嶇之盡歷人見福祿之萃于一身兮而不知食蘗者之備嘗夫冰蘗爰悼往而誄遺徽兮庶摭拾夫曩昔當太夫人之歸我贈公也警昧旦而戒雞鳴奉高堂以躬操作兮著壼內之賢聲委令才以理門戶兮志四方以為程值逆藩之不靖兮乃陸梁于閩嶠公依人而就此邪兮驚烽火之來告制府抗節而不屈兮公亦誓死以相報惟殺身以成仁兮淬芙蓉而一笑賊既平而歸骨于故土兮悵不知其所云

哭杞粱而感隣里兮期身殉于孤墳曰餘生其奚
恤兮奈垂暮之二人顧在抱之孤露兮更誰倚以
爲存天實篤生夫霖雨之望兮乃黙相于其身身
爲慈母而兼嚴師兮高堂無子而有子咽糠粃其
如飴兮仍不厭乎甘旨仰有事而俯有育兮僅取
辦于十指終厥養而力擔夫大事兮靡不效法乎
書史雖播遷其奚辭兮曰昔孟氏曾聞夫三徙
皇秉德以彰旌淑兮相國亦應運而振翮于天衢
膺
寵命而被翟茀兮起予舍于河渠資義方以勵臣

節兮稟懿訓爲嘉謨天下父母之誡其女子兮莫不以太夫人爲楷模卽女子之稍知自好兮莫不私淑以善其身圖胡天不長畀此師範兮乃未百歲而云殂羣幸忝夫葭莩兮得備閫乎梗槩嘗進謁于虔閣兮揖諸孫而行輩憶昔侍母氏以南歸兮接綵鷁之同隊每駐楫而問安兮輒召羣而面誨嘗歷數平生之多難兮猶潸然而下淚曰凡忠節之傳于無窮兮實汝史官之事吾老其無他請兮幸抽筆而一爲之識嗚呼佩明德其烏能忘兮矧日月之易逝倘未卽塡夫溝壑兮殆將縷述而

仰酬乎夙志言及此而哀滿胸臆兮庶寄言以侑醑

祭蔣母杜太夫人文

於戲惟我夫人浣花著姓幼嫺女宗淑惠秉性濟以幹識燭理精瑩事我夫子內問稱令奉太夫人惟孝惟敬潔滫致饌微及酳醬以色以志豈惟溫凊太夫人安俾綜家政惟天福善無感不應大啟宗祊維麟之定太夫人喜曰維家慶吾師旣貴恩遇日盛迎養　賜居蒲輪夾乘晨入暮歸羔羊是詠踶而捧觴月筵花徑驅焉顧之遂申慈命曰娟誠賢宜家道稱有婦若此而亦何更臧婢環者莫不歡聽吾師純勤益謨阜賡㼜缶筐篋不營若

屏實委令才理劇以靜吾師敦睦仁氣薰蒸夫人
體之量力以罄或衣食之或嫁聘之凡奉所入贍
舉靡賸吾師孀卹雅習擔勝公餘論說精粗考評
內適戚疎雜佩以贈亦有後進室如懸磬待火仰
薪以黔其甑彼篳寒者窮年短檠誰以若陳洞若
探詗言念及之能不淚迸夫人之德筆亦難名叶
訓子義方曰動必正句讀口傳以緯以經敎一愛
均鳲鳩志興長也瑚璉淵澄玉映器業早成文章
縱橫接武西清勳職光榮叶景仁寬厚人方比並
毋則歎然以古自鏡曰守以謙惟德之柄席豐履

盋返乎清淨生備賢明沒亦澹定忽駕雲軿如游
如泳如雨之化而亦何病數任去留明理斯勝殮
具夙治慧業之證吾師退夕視琀而瞑遺訓在笥
意寫手訂用揭官箴嘉言懿行緬茲徽音庶幾陶
盂誄以致哀詞何能竟

告祭故友浙江方伯前福建巡撫蜀安居樓山王君文

記壬戌之六月君釋覊于京師罷巖疆之節鉞兮心猶豫而差池予辱君之舊好兮歷炎凉而勿移旣下榻于荒齋兮敘情愫而相披予適舉一女而呱呱兮君曰吾有孩其甫朞訂平生之欵洽兮解雜佩以申之

皇任人而蠲瑕兮屬旬宣于紫薇遂陛辭以告別兮指浙水而遄馳君銜感而益黽勉兮庶矢報于倚毘胡分袂之未浹月兮忽凶問之北飛乃爲位

而灑淚致醊兮雲慘澹而低迷念諸雛之孤露兮
嗟旅櫬之流離度萬里而返故土兮憐遷播之二
嫠予奉職于秋官兮魂夢時詄蕩于峨嵋羌十載
而一彈指兮予遘疾而言歸荷
聖主之眷舊兮　勅扁跗而來醫拜　存問之月
至兮頒　上藥以扶衰安舊巢之偪仄兮百口蒦
屈而雛栖理嫁娶以遣餘年兮寄尺素于邊陲曰
交情之誓生死兮奚末俗之尚夫多儀令序昨臨
恢台兮欣母子之來斯賃卑湫之數椽兮逼鹽豉
與醯齋愛季子之倜儻兮宗黨咸嘖嘖夫門楣諏

仲冬之吉日兮偕百年之永期女廟見之尙須時日兮告嘉禮于神祇踐一諾而不敢忘兮幸我友其鑒兹倘予未即塡于溝壑兮願卒業于師資要靈貺之默相兮臨寒風而涕垂維達賢之有後兮信古語之非欺於戲尙饗

祭王恭人文

於戲以夫人之孝與德而不獲享遐齡知數之不可以理奪也頌人之孝事舅姑視子事父母下氣怡聲問衣燠寒或先或後敬扶持之而已然大率從其夫為之至于進盥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家婦率羣子婦為之其肯猶易耳夫人之事舅姑有難能者瑟齋兄以獨子寡兄弟是無別婦可代也又瑟齋自弱冠舉于鄉連不得志于有司自癸未至辛丑凡二十年始獲一第先是瑟齋率以榜放後趼履歸里省視二人贈公見鄉里士子多苦棧

路修阻一再赴禮闈不售輒不偕計吏來京將上
決始謁選人得縣令去懼瑟齋坐是不獲成進士
乃嚴諭瑟齋曰得第遲早有命吾精力未衰汝婦
善事汝父母爾應試後即不售可勿遽歸或就館
隣近省分或游歷他省庶廣見聞勿以我為念瑟
齋承親意遂不敢歸夫人時定省奉甘旨頗得二
人心瑟齋藉是得游學交廣閩嶠吳會晉豫問業
亦日進至辛丑成進士是夫人之孝又以婦道兼
子道而瑟齋之克成親志者皆夫人有以成之者
矣瑟齋由翰林遷臺省時予汝舟亦有室矣是年

舉于其鄉贈公見孫婦克盡婦職乃委家事而遣夫人攜幼子汝楫來京治中饋事羣始得隨母氏相拜于邸第羣與瑟齋友也而親若兄弟瑟齋率夫人置酒奉羣母壽羣亦侍焉母顧諸婦曰今日見王家婦舉止閒雅是可爲汝曹師也又數年羣母召瑟齋曰婦習辛苦昨見其箱中止一綹纇黃緜絹耳爾曷稍製一二衣飾酧廿年代爾事父母耶瑟齋敬諾衣成夫人曰吾幼安荆布頗不慣紈縠今承錢太夫人命敢不拜嘉然終不輕試也其儉德如此又數日羣約同館諸子小集花下瑟齋

先至就坐閽者報蜀中人來瑟齋伺其色遽驚駭不知所措及告則贈公訃也瑟齋仆地移時少蘇遂斥輿從羣以小車扶瑟齋還寓則夫人已哀毁欲絶矣羣母率羣婦往視之留數日未嘗見水漿之入于口也瑟齋違膝下久且遠抱終天悲憤幾不欲生宜矣夫人自始事以至奔喪蓬髮垢面勉襄大事其盡禮盡哀又非世俗爲婦者所可及已方夫人之來京師也留長子汝舟伺祖父母顔色俄而贈公寢疾汝舟奉湯劑日不交睫者月餘及執喪哀痛踰節遂至不起夫人同瑟齋歸蜀未及

里門閭之悲不可任於戲汝舟之死卽執友中如羣者猶悲愴逾時況夫人耶瑟齋釋服後羣亟請夫人起居瑟齋云晝夜哭不止耳於戲羣固知其不永矣夫人之孝與德若此而所遭又如此天固有不可知者耶爲婦三十年勞勩無不備嘗其間離別死喪皆人所難堪者年來瑟齋又以職守覊金陵夫人以姑老不能遠出至身没不獲一見所天世之爲婦者不能師夫人之孝與德且以夫人之遇爲不可學而天又厚之俾之衣輕暖甘膳旨以永厥年者又不知幾千百輩矣彼其所得于天

者固有自耶於戲可哀也已夫人凶問來時羣子
次日卽設夫人位于內寢之中堂率羣婦及子女
輩洒淚致酹復爲誄言寄呈靈几

祭馬母莊孺人文

歲在乙巳奉母南旋邏水老屋僅存數椽吾妹之姑巾幗所難夙欽吾母雅誼是敦曰有安宅所居東偏掃徑以俟有堂有軒于時奉母容膝而安妹事其姑夏凊冬温姑視其婦如所生然率婦拜母曰請訓焉有兒孱弱辛有諸孫嬉戲闤市習染攸關謂當從此仁者為鄰妹拜吾母亦以母論召于相見如娣如昆吾行別母守翰林官吾母卜宅又一再遷妹時趨候起居殷勤又十年後迎母長安訊及親串稱姑婦賢丙辰之冬吾丁私艱百口匍

匐言返家門妹來哭每出涕漣漣以諸子見禮數則開既予服闋復點清班壬申遘疾詔許還山親知凋謝杜迹里端憐我衰白枉用相存孟冬之晦長須訃奔曰主當洗忽寘而昏諸子諸婦呼搶聲吞予臨力疾一哭沈瀾妹之令淑惟予能言事姑馭下曰孝曰仁秉義行惠而勿自專宗黨里閈惟德是薰寒春不相歌巷不開令望所感庶以誄宣

沈恭人祭文

惟我恭人延陵之裔作配吳興尚書門第雍雍其儀秩秩其髮翁官京師伉儷來詣我友固廬實翁之季恭人相之克主中饋翁佐綸扉翺翔丹地望重文壇而好是懿秋夜月場春時花砌謝舅何甥友朋兄弟往來篇什翁則第之鹽豉餖飣婦則治之豈惟敬客實以先意康熙甲午應京兆試候捷邸中笑呶揚觶過酒牆頭衆賓既醉火馬打門固廬拔幟座中名流先後咸絓既翁歸田以公告瘁恭人拮据傾奩以佽翁邁家貧履險以濟相對牛

衣中宵涕泗惟天福善以佑厥嗣嶄然頭角人中
稱驥有淑其女溫溫愷悌錫我嘉姻家兒作壻令
子能文敦行自勵我心儀之薦剡是麗我懷在昔
得人以事俊宅灼知非并訪非介
皇室求賢敢辱兩拜
廷試既呈一行作吏乙丑之役予主南宮試令子榮昌中式
廷試予忝讀卷官榮昌以一甲三名進呈次日
欽定二甲第三名成進士榮昌以榜前曾被薦引
見命往山西以知縣用曰家貧親老作吏迎養受
國恩多矣曰有二親迎養庶逮晉
水之濱丹川之盼板輿雙扶融融藹藹恭人曰嘻
我心少慰既慰既嘉以惕以誡梁案相莊子婦敬

侍愛屋及烏家兒亦致偶道勤苦公餘情話兒政

既成

國恩亦施拜二千石黃流之次惟此般邦大家所

莅在昔稱榮于今豈異瓠子方決遣重臣視令子

分防堵禦功大河患既平遭逢

國瑞

覃恩誕敷翟茀是被七十齊眉誥不稱太凡夫婦偕老者以子貴受封典母不得稱太爲人子者咸以此爲榮含飴弄孫離經辨志早

貢成均英英國器茹荼而甘食蘗而味賢母之報

而康而熾

屛書兒名殊擢方蔵哀音忽傳來自宋衛太守羅憂家書遠寄上陳哀哀鞠凶是戾下𢥞乃翁悲來祈制榮昌猝遘母艱時固廬適回雪川寄書於父恐乃翁過戚悱惻勸慰並商舉襄大事情致懇切固廬得書遺力以示開緘泪落不能終讀友朋兒弟非慈孝親愛之至亦何能至於斯耶節俸所入吉壤用識兒行奔歸堂斧是置翁得兒書伻來我示開椷循誦慈孝所遺兩姓通門敦茲親愛痛不可收遺諭奴輩恭入喪歸取道宿沛我兒我婦河干爲位扶棺一哭靈舟凝滯明當南指布帆風挂我猶力疾於苕之外醊此椒漿登堂長慨敘舊述情豈曰詞費嗚呼尚饗

香樹齋文集卷二十四

嘉興錢陳羣集齋

墓誌銘一

方伯唐公暨夫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方伯唐君以疾卒于官喪旣歸葬有日矣其子辰衡倚衡抱其父行狀行五百里叩門請曰先人執友四十年來零落殆盡閣下知先人深其爲誌之余不敢辭曰

君諱綏祖字孺懷號莪村先世自海陵徙居江都曰虞佐由歲進士知開化縣高祖考也曰明獻鴻

臚寺丞曾祖考也曰之日名諸生祖考也曰之天
以貢生知廣東靈山縣事本生祖考也曰詩績學
篤行以候銓司訓終爲鄉里推重考也司訓公子
[illegible]人皆有文名掇巍科都顯職君行第六幼敏悟
過人司訓公鍾愛尤甚隨侍館塾學業日進先後
執親喪哀毀骨立時兩櫬在室家人不戒于火君
從煙燄中躍出抱棺號哭火爲之熄人謂至孝所
感丁酉登賢書試南宮不利就選授河南封邱令
[illegible]距省近民多挂名上游胥役侵牟鄉愚廉致于
法會河決中牟邑大堤單薄君酌議每田百畝出

失一計工受值劣生某倡率抗阻脅衆罷市以制
大吏得其狀置首惡于法數調劇邑皆有治行除
歸德府在任三載每遇疑獄必得其情衆咸稱爲
神擢濟東監司調鹽運使尋授山東臬司定鹽價
恤竈戶革供應清理積欠按年區別入奏邀
恩旨寬免捕巨盜十五人盡置于法境內肅清庚
戌秋濟兗東曹四府被水災重之處飢民聚輒數
十人見瓶罌有粟者攫之有司律以強刦凡百餘
案君極陳情形于撫軍岳公得輕減全活者數千
人癸丑補太常少卿隨

篤恭謁
山陵贊襄　大典禮成晉階一級戊午六月補廣
西臬司在任二載民無冤獄時義寧桑江逆苗爲
患境內戒嚴巡撫召寮屬客議欲遷城外居民爲
堅壁清野計居民難之君後至即正色言大兵即
日壓境苗雖猖獗焉敢薄我城下稍涉張皇示之
弱且先自擾衆深然之民得安枕苗果敗散設計
勦除凡所建議悉中機宜有
旨褒嘉加軍功階一級辛酉擢廣西藩司陡河歲
久壅塞奏請　動帑金疏濬採礦銅商工本不敷奏

請添價又奏請添州縣養廉又酌計微員回籍路
費時君方入
覲署撫以風聞數事裁劾歲餘得白丙寅夏補山
東臬司尋擢浙江藩司被劾經
欽差大臣審白旋補山東藩司力請于中丞阿公
運奉天米接濟登萊青三府民無乏食戊辰十月
補授江西巡撫明年調湖北巡撫兼署總督印務
所屬僚佐見君察覈嚴明交相傾軋得
旨昭雪卽蒙
召還京師塗次拜

命晉臬凡二載清理滯獄千有餘案平反十數事
癸酉十月補授西安藩司會城數萬家向資龍首
通濟二渠以資汲引自故道久湮民苦掘井味鹹
滋任後卽訪輿情開濬故道居民便之又奏請修
興安堤工自此得免黃洋諸河漲溢大兵勦撫準
夷軍分兩路關中爲軍需總滙凡安臺備餉君悉
心擘畫夜分不寐口不言勞未幾得疾不起君性
極孝友操守清白能文章輒爲政事所掩與人交
不設城府而嫉惡稍嚴易罹毀謗屢蒙
聖心洞燭矜全得以功名終君生于康熙二十五

年十二月十五日終于乾隆十九年九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三人宸衡國學生候選州同知倚衡舉人江西南安府知府秉衡廕生候選八品小京官先卒配吳氏初封淑人後贈夫人歙望族高淳司訓居揆女孫眞州教授鼎元女年十八歸于君事舅姑以孝聞當大事盡哀時家計中落夫人性甘淡薄勸君折節讀書君任封邱時邑被水夫人抵任所過村墟見多漂没者至署卽語君曰令有家室民無屋廬奈何明日卽請緩徵出陳穀以賑君在豫以幹濟稱隣郡公事大吏輒倚任焉

兼纂至纍纍而內政悉委夫人莫不井井君踈于
財所至之處不名一錢戚友嘗坌至多觖觖失望
夫人脫簪珥以濟曰寧使子女少一衣節一食毋
使旅人失所也訓子女甚嚴和于妯娌隨君幾十
年致問餽遺往來不絕族黨中貧乏者預列其姓
氏置針箱中奉祿所入量爲分寄歲以爲常夫人
生于康熙庚午八月卒于雍正癸丑十一月年四
十四歲某年月日其子合葬于某都某鄉銘曰
爲政者與其不諒于斯民也寧不諒于同官不諒
于同官而民實諒之則自有公道者存

聖明鑒之輿人誦之生也何榮政善民安久乃勿替歿也宜銘邪之水流湯湯兮唐君爲政澤孔長兮臨其穴若斧堂兮配溫淑而偕藏兮詒子孫其熾昌兮

族長從祖文學偶莊公墓表

嗚呼吾族長從祖偶莊公之沒也其族孫陳羣方在苫次聞而增哀且傷吾族之弱也同弟界揮涙設奠而從父同祖等祖括髮稽顙而起曰不孝依士禮三月而葬今逾月矣不孝等貧處鄉曲素不與達官貴人善汝幼侍先文學久其爲作墓表勿以少辭羣跪而謝乃綴筆而述曰嗚呼木之茂也葉沃若而枝敷榮塲師勿貴也曰培其本川之流也潤田决畦浩淼瀁茫窮其源者立而待涸又觀夫射或遠或近或左或右易序而旅面勢而發者

其必以彀率乎夫族之有長長之繫于族猶木之傳本水之尋源射之彀率也公之云亡凡我族人能無殄瘁之悲耶噫我族自臨安析居邏村歷二百餘年耳非有扶漢翼唐之遠也族之先以仕顯者外不過二千石及守令者內不過納言及爲郎者非有珥貂帶劍之尊也然當其盛時或仕于朝或歸于家父子昆弟相師相友月吉相會燈火相望蓋族人尚少俗尚淳易爲治也厥後族益繁人益衆聚而處者誶語德色析而遼濶且對面不相識其間强弱之不能相勝也有無之不能相均也

長之良難也公惟持之以公行之以恕族子弟之
偶罹于過者每不輕面斥委曲引喻使之自悛其
有能遷善者公必棄其舊而圖其新公又雅好扶
獎善類族子弟之能爲文及有德行者甚至忘分
師資往復無間用是族之良者咸樂親近公而其
餘亦庶幾不自絕于爲善之路葢二十年于此矣
先是先王父罷官歸里先公爲族長頗器公度量
一日謂公曰吾死之後汝當長吾族其何以治之
公退然如不勝良久乃徐對曰吾以治吾身者治
吾之子孫以及于族之子孫而已先王父握手稱

善嗚呼此雖平時嬉笑之言亦足以想公大槩已少時貧窘不能自食教授生徒邑之良子弟多從公游晚益好道澹泊自居艱于步置一書几于卧榻之側足不越戶手不停披每不甚言語然族子弟及羣子弟以難字詢者問必答如是者有年嗚呼如公者可謂修身以俟之者矣公未沒之數日且有治命屬子若孫而告之曰吾賤且寡德無由化俗吾見世之喪其親者矣吹簫擊鼓于門之外上人羽士雜然而陳于中庭焚楮燔帛光燭四野甚者斂手足形勿躬治也土司泥腳以伺之陰陽

符咒以壓之人孰不死死孰不附土而世之葬親者擇吉地考艮辰環而聚訟更端不決有遲至不舉者非盡窘于財也凡此皆世所爲厚其親以自便者吾甚無取焉吾卽不韙幸勿以俗相加有一于此吾死且不瞑吾祭食必吐且以吾志稍白于戚族及與吾相知者于是諸叔昆弟咸長跪俛而受命曰敬諾遂正席而沒嗚呼公于生死之際猶能以禮自處其維持風教之意一息不敢自寬若此與楊王孫之嬴葬屈大夫之嗜芰治亂相去爲何如乎後公而長吾族者或在大宗或在小宗毋

偏僻自用毋先利後義俾道有所考業有所問以毋失先人之緒如公之行在其身焉若木之有本若水之有源若射之有鵠俾錢氏之延于世者以鹽官爲法賴公靈爽實誘厥衷矣

沈贈君墓誌銘

吾友沈子青崖督糧儲關中陳羣奉役往來三輔青崖詒行署道舊適驟雨至止之宿篝燈擁被談至少日孤露狀且曰先人棄不孝二十餘年貧不能葬迺通籍後例未得請假治之繼而入關有師命不敢以請時夜將半雨浪浪有聲青崖涕泗交作羣亦不知涕之何從也又七年羣銜恤里居青崖自蘭州遺書曰比者戎馬旣息行將假歸卜日營葬請子爲誌俾先人隱德勿墜惟子矣羣不敢辭乃爲誌曰君諱應龍字翼飛先世望于吳興分派

于嘉禾郡之長蕩數傳至壽懷公有善行推重鄉里是爲君曾祖祖諱中立以舟車懋遷豐其家顧任俠重然諾曾致米江淮門下有以急難移巨艘去者亦不責問其大度如此凡三娶始舉子曰槃字天鹿別字伊尼生學者稱爲荑菴先生少喪父依母胡孺人存活少長博涉羣書丁明末造隱居不仕娶錢氏羣族祖姑也時族祖龍門公以巡撫擁兵淮上拒逆闖素重先生表薦以部職留幕下勿就晚居鶴湖著述自娛有孝行名載通志以孫青崖貴貤贈奉政大夫陝西延鳳漢興糧儲僉事

道君考也錢氏贈宜人君妣也君爲蕘菴先生少
子伯兄應麟早卒仲兄應蟾生而驍勇時鄉里數
患流寇應蟾司其蹤跡寇猝至徒手搏二人敵大
驚怖遂散去鄉人德之君至性過人蕘菴先生卽
世家計中落事母孝常傭書得錢以佐菽水奉兄
嫂惟謹應蟾以材官從軍閩嶠以君孱弱戒勿往
君嘗齋衣服糗糧徒步走閩道以佐匱乏錢宜人
性嚴厲嫂氏有微過輒召至訶責之君叩頭代爲
謝過　國初兵革方偃鄉塾未啟坐是失學然性
好讀書通知時事就幕襄鄧間數年每當疑獄夜

必焚香私禱或夢寐中若有人白其寃者卽披衣坐而待旦爲居停言之如其言廉之果然當塗爭致恐後君與當塗論治必曰欲勵風俗莫先于養廉恥而衛善良知言哉馮氏姊早寡事之如兄居母喪茹齋三年僅以骨立懼父業失傳青崖甫五歲卽爲延名師受業嘗戒青崖曰某先達讀麵袋成名人亦貴自立耳謂鬻麵者率取故書糊紙囊盛之故云麵袋也沒之日青崖方十五歲葢君以順治六年八月日生康熙四十五年七月日卒又二十九年遭際

皇上登極覃恩贈君如子青崖官娶翁氏明宮保尚書正春曾孫女中書健女後君十八年而生後君十三年而卒贈宜人子一青崖歷官至奉政大夫陝西延鳳漢興糧儲僉事道孫三敫恭太學生曰某某俱幼自育吾公至君三世少孤苦體彊善積厚流遠謂非明徵歟某月某日合葬于某縣某原銘曰

河之水潤千里隱于陽紆髮可比河之隱也長于瀆也然則君之久處約兮貽孫子以穀也

贈中大夫兩淮鹽運使太學生吳君泊元配
錢太淑人合葬墓誌銘

君諱岱齡字崧山姓吳氏系出周太伯後自唐少微公爲新安刺史遂家焉　國朝初曾祖民悅公遷居杭之錢塘文林郎育萬公君祖考也禮部主客司主政贈中大夫鼐巷公君考也君幼而穎悟性純孝十歲能屬文既長博覽羣書目數行下尤精史學時朝右鉅公方修明史耳君名敦聘裁薦牘君以祖母汪年近九十母潘抱病牀第未敢少離遂辭不就先後居祖母母憂哀毀骨立竟得羸

疾然撫育諸弟友愛備至龐菴公以長子冢婦善體親心用是壹志功名屢上公車無家室累既成進士授壺關令有聲凡免征徭興學校治城池諸大政君實襄力居多又以暇時條摘史記漢書集註諸家考据互異乃博採羣籍訂譌增註雖老儒宿學爲之屈伏甲午六月大司成高安徐先生集諸生有文望者十數人會講裘君璉汪君應銓傅先生玉筬吳君應芬徐君衡陳羣與君亦與焉獨賞君考据精確曰是吾門賈長頭也是年高安主京兆試初撤棘南元張君謁見謂曰某號吾所定

南元也索後場不至乃易汝後知爲君卷因病輿
疾歸未終場耳君聞之爲之氣沮舊疾益熾遂不
起君以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康熙五
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卒年三十有六以子嗣爵貴
贈中大夫配錢氏以子嗣爵貴誥封太淑人系出
先武肅後文林郎候選知縣彥雋公長女幼嫺女
則通書史性温淑然遇事明決少巾幗習氣年二
十一歸贈公三日後易常服其事兩姑敬抑搔潔
滫瀡侍湯藥惟謹頗得兩姑歡心當大事必誠必
謹勿之有悔焉侍繼姑張隨龔菴公之官山右內

政肅然方贈公遘疾太淑人寢食俱廢者累月已而轉劇潛自剪臂肉內湯中以進不效没之日呼天搶地死而復甦者數四于是顧諸子曰吾豈愛一死以爾等故不敢輕生耳訓諸子甚嚴躬自紡績夜必篝燈親自督課又十年餘諸子皆學成名立仲子嗣爵成進士任銓曹掌選人尋奉
命視學楚閩任滿遷監司擢兩淮都轉運歷任必迎養每遷一官太淑人必就職所最重者眉列示誠焉令甲年三十守節至五十歲以上得請旌贈公没時太淑人年甫逾三十戚黨有以稍匿數月

請旌勸者正色拒之曰吾一生所自守者惟誠信
二字匿歲月以邀
恩吾恥不爲也太淑人方正識大義類此其他嘉
言懿行不可覼縷詳行狀洎傳太淑人生于康熙
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一子四
嗣丹嗣爵嗣熊嗣譽譽早歿女一適隆平令潘思
藻孫男七嗣丹出者二璉璿嗣爵出者三瓊琰瓛
嗣熊出者二珽珏女孫三某月某日合葬于某鄉
太淑人陳羣姊也又與贈公同業于成均友也是
宜爲銘銘曰

延陵之裔古孝童孝乎惟孝友且恭枕經涵史光
辟雍生而喬也後乃豐厥配承之代有終子孫奕
奕昌家邦聖湖之濱山隆隆考行壽石傳無窮

趙景汾庶常墓誌銘

乾隆六年二月某日余按部校士于靜安行廨巡綽官李某鮑某告余曰有寧津趙生者素服詣轅下長跪某某等涕洟滿頰若急有所請者某等以試事森嚴未敢遽白則又啼泣不能止因叩所以曰吾父趙某没十九年矣尙滯淺土今吾母又棄世某月某日將卜祔于先人之隴求使者一言以銘于墓數百里徒步而來惟此而已余聞之歎曰是吾同年友趙君子也趙君葬有日矣余雖不能文誌而銘之不可辭也君諱芴字景汾世以耕居

寧津之某里考某有隱德好施與遭父喪其鄉人
重之匍匐往救致錢數十萬布數百疋悉頒諸兄
弟之貧者鄉人稱爲趙孝子君生方五歲授四子
書成誦後越數月不遺一字七歲能屬文十一歲
通舉子業有神童之號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旣冠
好學不倦初邑人多不通經義君約同志者數人
節解句釋有未得者獨坐靜慮亘日移時或廢寢
食旣得必遍示同志一時從遊者甚衆遇歲歉曰
爲食于門以待餓者當道聞而褒之則矍然曰此
吾父遺命也因顏其閭曰樂義承考又嘗延里中

後進之孤遺者于家躬自入書肆購而句讀之以授或手自鈔錄以授俟其學成乃遣去康熙六十年成進士選入詞苑國初以來寧邑成進士自君始爲翰林三年扃戶讀書無異爲諸生時也交河王少宗伯振聲聊城鄧鴻臚東長孝友素著人無間言然皆不輕許可人者每推重君德性曰吾不如也雍正元年以病假歸遂不起夫人黃氏撫二子成立延明師督課甚嚴朝夕飲食必手自檢視君沒數年子若姪或登賢書或爲學官弟子君之業用是弗替夫人後君一年而生後君十七年而

没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鄉祖塋之側銘曰君德承先君學啟後邑之經師君名居首仕未竟緒業可傳薪願屬新進俾行在身